

卷八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幼有奇名登唐德宗貞元間進士為御史禮部員外郎憲宗初以王叔文黨謫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年四十七其文亦屬唐文然自有其集行世故別之柳文云成王削桐葉為桐葉為珪戲封叔虞史佚周詩釋曰立之見史記晉世家周公入賀則見子劉向說苑子厚並據之而為是辨○古之傳者有渾遠自妙原不必提明為何書○成王至于唐是叙○周公入賀及天子不重戲是一篇議論生根處○吾意不然緊接上文作一斷虛領起全篇之局○王之弟常封及不當封二段兩路夾擊已將周公入賀四字駁倒○不中之戲伏下大中○二段皆從封字發議○且字是史進一層語氣○此段是從戲字發議却仍是辯入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八

上元余 誠自明評註

柳文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房此一段引傳言以立宗
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此一段以不當封作取否第段二層一層字緊按上段末句成之來東注
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此一段以教王逐過作取
馬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此一段以教王逐過作取
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此一段以教王逐過作取
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此一段以教王逐過作取
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此一段以教王逐過作取
失軼軼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段以教王逐過作取
此文之層層駁駁一層緊一層好一層盡人所知也然尤須知次段周公宜以時言王是從賀字對面看出三段以地以人是從小弱弟着眼四段婦寺又是從弟字上想出五段王者之德數語又是從戲字上想出輔成王段又是緊從周公看出且段段皆着意周公總妙在能於首段中字字敲出破綻又能於破綻處發出正理所以奇警驚人可見精卓文字只不過將題目勘得透徹耳原無他謬巧也從學悟此思過半矣

音義

傳已

婦寺

官當

要下

同遂

也樂

洛缺

缺小

智貌

史佚

周武王時

太史尹佚

男 芝虎虞參閱

賀○凡王者以下俱從天子不可戲五字痛加翻駁○此段從天子字發議論未得其意應上中○吾意四句承上遂過說出周公本領見必不為此○大中二字又應上中○必不向應上教王遂過○是特向伏下段更使○已上六段每段必呼周公或於首或於尾或中間錯綜變化○或曰三句以不了語作結高絕○點出更供正見非周公之事

捕蛇者說

蛇性甚毒本草云以之治風最捷惟產於永州首良用以充貢子厚謫永州正當幸吉甫撰國計簿上憲宗時賦煩苛民不堪命而水有通捕蛇當租賦賦其二之役故持藉以為之說云永州句叙出異蛇○黑質白綰畫出異蛇形狀觸草木句大緊總言其毒以蓄人二句專就人言其毒○三句先叙異

序解

古之傳者有言周成王曾割桐葉為珪與小弱弟戲戲曰以此封汝周公聞之因入賀焉王曰吾與弟戲也非真也周公曰天子端拱而治不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其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
攣蛇虺虺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
奔走焉有將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
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予悲之且曰若毒之乎子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復復若賦則何如將
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
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
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嗟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
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
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吾

蛇之毒方見服是役者之不得已可以三句叙蛇足備料以立下捕字張本○其始句似出原由大醫二字承上王命三字起下○當其租入四字絕妙聲動求之入句以爭奔走三字求上生下○有將成句方點出捕蛇之人○專其利句專字三世字對上爭奔走三字○則曰以下寫出最苦之語以起下文○法全學權○泰山側婦人口吻為篇末奇政猛于虎伏脉○予悲之句伏後愈應○若毒之句伏後又安敢毒及賦之毒更若復二句是表而生之意君將以下皆述捕蛇者之言○君將五句幾於一句一轉自吾氏句先提一句起○而鄉鄰句虛喝一筆○彈其地並相藉也寫鄉鄰之生日廢處作三篇篇而皆實相因○非死則使由點出三層上所以無之故收上○而吾向轉應

役○之○意。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日有是哉。今雖死。於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子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永州三段是言蛇之毒。幸悲三段是言賦歛之毒。甚是蛇言蛇之毒處說得十分慘。則言賦歛之毒。甚是蛇處更慘。不可言文妙在將蛇之毒及賦歛之毒。甚是蛇俱從捕蛇者口中說出。未只引孔子語作證。用孰知句點眼。在作者口中絕無多語。五言之巧。亦即結構之精。末說到俟觀人風者得焉。足見此說不小。閱像。

音義 永州地名今屬荊湖南路 蟹音尊 腊音乾也 餌音引也 已上聲 學音學 蹠音曲也 癭音腫也 癘音漏也 死肌血氣不至之死肉 三蟲

音 太醫音太 當音去 數音入 莅事者音官 更音平 嚮音同 蹠音曲也 癭音腫也 癘音漏也 死肌血氣不至之死肉 三蟲

音 樂音洛 苛政音苛 猛於虎音猛 故為之音去 夫音扶 觀人風音觀

序解 夫蛇無地不有。而惟永州之野。其所產獨異。本身俱黑。而文獨白。是其形之異也。所觸之草木。盡死。醫人無禦之者。是其毒之異也。以如是之形。如是之毒。似天地間之戾物。莫然人得而賄之。以為餌。可以止大風之疾。手足之屈。曲頭頸之瘡。腫死肌。三蟲無不治之。是其功之異也。異蛇之產于永州者。如此。今日有蛇。有成功。其始太醫之官。為此蛇。可以治疾。遂以王命聚之。如所產之無多也。是以一歲之中。止賦其二。如聚之之難也。豈有能捕之者。當田租之入。歲賦二。而即可以當租。入是賦之少。而入之者多矣。人皆趨利。所以永州之人。無不爭奔走以求之。獨有將成者。專其租入之利。三世子孫。予聞其捕蛇之術。則曰。吾祖死。于捕蛇之事。吾父之死。亦如之。今吾祖。吾父而為之。又有十二年幸而不獲。有將成者。專其租入之利。矣。聞其言。其貌若有甚感于中者。因其感。而予亦悲之。且謂之曰。汝之感。以是為毒乎。予將告于永州之牧。為之更汝捕蛇之役。以復汝之賦。使供納其租入。則可以無憾矣。子以為何如。將氏聞復賦之言。向之貌若感者。今其大感矣。不止感于中。而且見于外矣。遂不禁泣。然出涕曰。君欲復吾賦。是將畏吾捕蛇之危。轉而欲生之乎。夫捕蛇誠危役也。然以捕蛇之役。與復吾賦較之。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之不幸之更甚也。向使吾不嗣吾父祖而為斯役。則久已病于田賦之役矣。安得尚有今日耶。何以不為斯役之友。已病也。自吾身歷。自及者言之。吾三世居是鄉。至於今。非一朝一夕。積計其年。蓋六十歲矣。而庸井庸餉。人烟稀少。吾見鄉鄰之生者。日感詰其日。感之故。蓋以彈其地之生產。竭其廬之蓋藏。尚不足以供王賦。而民不聊生。輕去鄉井。職簿頻仍。顛沛道路。累之風雨之所。觸寒暑之所。犯其呼噓。以受毒痛之氣。而死者枕相藉也。而吾猶其六十。年之問。若肯與祖共居者。其時猶久。今計其室十無一焉。近之與舍父居者。十無二三焉。即與吾同居十二年者。今其室亦不過四五焉。曾日月幾何。而居室不可復問者。非死于重斂。則轉徙于他方耳。不意吾

馬近之與舍父居者。十無二三焉。即與吾同居十二年者。今其室亦不過四五焉。曾日月幾何。而居室不可復問者。非死于重斂。則轉徙于他方耳。不意吾

自吾氏三句然佳。獨存二字應前其利。得史三句正是譁然而駭。雖狗不得處。譁然二句見難狗且煩擾而人可知。五句寫鄉鄰受追呼之苦。入是所以死徒之故。吾向至有是或字字與得史五句針鋒相對。又安敢句應前若毒句予聞句應前予悲之前悲只悲將氏此則鄉鄰俱在內。○奇政句是此篇文字脫胎處。吾當句故作頓挫。孰知句緊應奇政句收結通篇。每字再應若每句末句結出處時之意。

邑州茅亭記
冬十月三子點出作亭時月。○作新亭句點出作亭地方。○起得高老簡潔。○因高邱句寫定亭基址。○無構檣六句正寫茅亭之險。○昭其句以儉字作束。○是山一句形容山之盤拔。○是山二字遙接前句。○馬退山之陽來。○馳奔

反以捕蛇之故而得存焉。設不為斯舉。不久已病乎。以是言之。則吾斯役之不幸。何如復吾賦之不幸。之更甚也。吾鄉有賦而未納者。悍吏則符檄以促之。其來吾鄉也。暴戾之狀。莫可言。恐惟見。野置乎。東西。處。安。字。南北。羣。數。而。議。者。無。不。驚。駭。其。不。得。寧。也。雖。難。狗。且。然。而。況。於。人。乎。吾。於。此。無。賦。役。之。憂。雖。悍。吏。之。來。漫。不。經。心。恂。恂。而。起。惟。蛇。是。金。視。其。出。而。吾。蛇。尚。存。則。復。然。然。而。安。眠。餘。無。所。事。謹。食。之。蛇。以。待。時。而。獻。焉。則。吾。事。畢。矣。退。而。聞。居。得。以。甘。食。其。土。之。所。產。因。以。盡。其。天。年。殆。非。死。而。後。者。之。比。也。吾。自。計。之。捕。蛇。之。役。雖。不。幸。然。尚。有。時。益。一。歲。之。中。犯。死。者。不。過。有。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曾。不。憂。賦。役。之。事。也。豈。若。吾。鄉。鄰。之。人。且。旦。有。是。賦。役。之。憂。者。哉。今。縱。以。捕。蛇。而。死。較。吾。鄉。鄰。之。死。則。已。復。矣。其。為。幸。已。多。矣。又。安。敢。以。是。為。毒。而。不。為。此。且。求。其。更。役。耶。將。氏。之。言。如。此。予。前。見。其。親。既。已。悲。之。今。聞。其。言。又。愈。悲。焉。蓋。不。獨。悲。將。氏。並。其。鄉。鄰。而。俱。悲。之。矣。吾。孔。子。有。言。曰。奇。政。猛。於。虎。余。嘗。疑。之。謂。政。雖。苛。何。至。與。虎。之。暴。同。類。而。共。讎。之。也。今。觀。將。氏。之。言。則。其。猛。於。虎。也。益。信。嗚。呼。蛇。之。毒。已。甚。矣。不。聞。將。氏。之。言。孰。知。賦。斂。之。毒。吾。民。更。有。甚。於。是。蛇。者。乎。余。故。為。捕。蛇。者。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庶。幾。下。民。之。疾。苦。上。徹。九重。之。聽。得。以。薄。其。稅。斂。則。斯。氏。之。厚。幸。而。是。說。不。無。小。補。云。

邑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構檣節稅之華。不斲榘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壑。亘數十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徵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嚴。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數。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伯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當。徘徊。此。山。以。寄。勝。概。乃既秀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王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石軍。則清湍修竹。無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閻。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感跡鬱湮。是貽林潤之愧。故志之。

柳宗元

首段先記茅亭。次記馬退山。次記邑州。再記作亭之人。及作亭原委。再記亭中遊覽。末以作記之意。結結構。渾成。意致高淡。而筆力亦簡古。無敵昔人。稱為柳州諸記中第一良然。柳州小記佳者最多。惜集臨不能多載。姑俟二編之選。公諸同好可也。

音義馬退山面勢
謂審度方面之形勢也。周禮：「辨九土之名，辨五方之俗。」
音綺縠也。
音綰繫也。坊本注錯。
音朝綺起。
音緒。
音微。
音王。
音謝公。
音右軍。
音閩領。
音辛卯。

仲兄
子厚從兄名。
寬字有諒。
官名如。
今布政使。
泥師屋也。
鮮平聲。
冠去聲。
絲桐琴也。
右軍。
義之。
建地。
今福。

序解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險阻之處而度方面之形勢以為之。不用構櫨節稅之華。不斷削榱椽不剪裁茅茨。不設列牆垣白雲環繞以為藩籬。碧山對照以為屏風。所以明儉樸之意也。是山突然而出。起於莽蒼曠野之中。如馬奔馳如雲萬峰。綿亘數十里。山尾蟠曲於荒野。山脊注射於大溪。眾山皆朝拱於此。若眾星之環向而且山色奇麗。如文錦錯雜。是蓋天之秀氣鍾聚於此。不以遠方而限域其靈秀也。然以地勢僻遠人跡不到。壤則接乎荒服。俗則參乎夷貊。周王之馬跡未嘗一至。謝公之後齒莫之或及。山徑荒涼。登眺探景者常以為嘆。今歲年卯吾仲兄奉天子命來為牧伯。試其政治德及於民。故誠信上下乎合人民和悅而政事多暇。因得徘徊此山。以寄遊觀勝概乃塗輶之以作屋宇。於是日而茅亭成矣。亭成之後每遇風止雨收之時烟霞澄清而新鮮即戴巾中披鹿裘率領兄弟朋友已冠者五六人登山巔而遊於茅亭之上。於是手彈素琴目送還雲西山清爽之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在手探取不盈掌。按此皆茅亭之美。景也。夫山景之美必因人而彰。如會稽山陰之蘭亭。固有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使不過右軍宴賞作序則景物皆荒蕪埋沒於空山矣。是亭也解在遠方人罕到此佳景若不為之作記使盛跡幽滯埋沒是貽羞於山林漢淵矣。故志之。

宋文

待漏院記
王道用撰。

此○言○從○天○道○聖○人○說○起○而○歸○重○在○臣○以○起○下○文○起○句○堂○皇○立○議○正○大○不○言○便○伏○下○客○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咸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甯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虞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侍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上歲歲驚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求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
卷八
待漏院記
三
上海天寶書局印

宋自太祖至帝昺共十八主計二百二十年其時所有著作統謂之宋文○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七歲能文華文簡呼謂小友嘗謂撤攬為忠臣初苦澁久則甘舉進士為左拾遺選翰林學士文章見重當時○漏玉漏也欽天監有銅壺滴漏之制所以定時刻也待漏院者宰相每朝尚早待漏盡門啟而入朝處時元之為大理寺丞爰作此記○天道六句是聖人六句陪筆亦正為下法天生根○聖人六句從君說到臣正君逸二句之意○是知三句總收上文○此段以勞字引起下天勤字○古之句點出待漏人求是不獨一句撇開本領正就勤上立議方與待漏意合○况夙興四句因上有六卿句故有撇開卿大夫重跌宰相方好轉入待漏院○朝廷四句方入題○此段以勤字引起下忠

關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青薦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利未措欺詐日深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其通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至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辭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詔容以媚之私心滔滔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感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院曰待漏本欲相君勤政故開首以天道聖人並起歸重臣旁隨歷數古相之皆務於勤而又撇開卿大夫重跌宰相以轉入題然試思待漏時之勤勤何在乎亦惟在思而已矣夫思之善者有功而獲寵恩之不善者有害而獲譴可見非不動之過是不慎之過也故極言宰相關係之重而以慎字作收故知此慎字正是所謂規規處然又有一種庸庸相苟祿為謀幾同賢相之享福全身為計更其奸相之權刑豈不似乎慎思而知所勤者但一國之政萬人之命則空懸於若輩之職如何也算得個待漏之人其曰一無所取則規之者愈覺切矣篇末自署其官以及姓名亦見敬謹之意而用規一語尤覺一片婆心千載如揭宜昔人稱為垂世立教之文

音義 四時之吏 謂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之神也 五行 木火金 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 六卿 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相 去聲 咎 同 房 魏 房玄齡魏徵皆

數上 丹鳳門 即朱雀門 曙 方明也 火城 早朝時列炬 噦噦 車轡聲也 撤 同 朝 音 六氣 陰陽風雨 假寐 不脫衣冠

重瞳 猶言兩目 屢回 即左顧右盼 與旅 眾也 棘寺 王制大司寇聽之棘 小吏 謙 稱 偁 古稱

序解 天生民而立之君若猶天也天道不言而品物咸亨歲功告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代天宣通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睦萬國咸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代聖張布其教矣是知君端拱九重之上臣奔走百職於下所以法乎天也夫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虞舜之君

樂以至唐房琯其人可想觀也人見事功彪炳以為其德有獨隆不知不獨有其德亦皆由於惟勤是務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下之卿大夫猶且有然
 又况等而上之至於宰相乎我朝自國初時奉上帝命因舊制於丹鳳門之右設宰臣侍講滿院豈以供宰臣優游偃息之所乎蓋以示勤政也當夫北闕向曙
 東方尚在未明相君即以趨朝朝門外燈燭猶如火城相君至止而車聲轆轤囂囂而禁城金門未開玉漏猶且頻滴故徹蓋下車於馬以息相君待漏於
 此能有所思乎所思云何其或兆民未得飽暖則思使之出于泰然四夷未盡歸附則思使之感化來朝兵革未息將何以為餌之道田疇多蕪將何
 以為闢之之方賢人在野則有遺良之嘆我當徵求而薦於朝廷佞人立朝則為君國之禍我將斥逐而屏於遐方相職主獎理六氣不和以致灾沴薦至
 則思避位以讓賢相職關風化五刑未措由於欺詐日深則思修主德以釐正所心如是憂心忡忡侍旦而入迨九重之門既啟入而覲君四聰甚適以此
 諫諍入告時君納其言以出政令則上馬皇風於是乎清夷災沴不生下馬蒼生以之而富庶各安其業果如是則相君立廊廟以總攝百官俸餉萬幾非
 相君遭際之幸也是宜享此富貴者也其或私墮未復則思逐之以洩忿售思未報則思榮之以明感子女玉帛深所好也則思何以不求而自致乎馬玩
 器意所適也則思何以威脅而博取奸人附勢以趨我可為異日之憂援我則陟之而升其官直士抗言以論我將為今日之禍患我則黜之以廢其職農
 時旱澇宜勤念也雖上有憂色務構巧辭以悅之羣吏弄法必致怨也雖君聞怨言務進諂客以媚之所思如此私心悄悄假寐而坐迨九重之門既開入
 而朝見重瞳虛回將以諷詞上聞時君感其言亦依之以出政政柄於是乎頻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果如是則相君被犯罪而下獄竄投四裔非遭遇之不
 幸亦宜受此禍敗者也賢相如彼奸相如此因是以知一國之政令萬人之性命皆於宰相是寄則居是位而而是院者可不加慎與然又有一等宰相既
 無美政可譽又無敗政可毀但循眾以為進退惟竊宰相之位貪宰相之祿備宰相之員全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只以求全一身又
 何所取而至此院耶棟杓寺小吏王禹偁作是文請誌於院壁用為執政之待偏於是者規凡後之至是院者其亦將有感於斯文

王禹偁

上海天寶書局印

字○用規句是作記之意

黃州竹樓記

黃岡句開音點出竹之

米懸○大者四向點出

竹瓦○此處而見樓以

竹瓦得名因其土俗而

非創造○以其句便見

不高華意○子城句點

出竹樓地界○堆堞句

妙堆堞堞毀故城中

小樓可吞城外山光抱

城外江瀨而且見及江

山之外也○榱桷句對

下華字○因作句點出

竹樓小樓二字對山光

字與月波句並帶叙原

舊之樓○遠吞山光四

句就樓外總寫一層在

山川上言白吞曰扼皆

狀樓形勢也○不可具

狀是渾括一筆○夏

宜十二句就樓中細寫

一層樓在聲上見益有

聲之物遇竹相應其聲

倍佳故獨就此言可以

見竹樓之特異○皆竹

樓句歸美竹樓東佳○

此段確切竹樓不可移

易他處○公退之暇四

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此記作於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大抵是借竹樓以寫其謫居之意也通體俱切定竹樓抒寫勝樂玩亦謫居句則竹樓之景盡屬謫居之樂矣吾以至道數語分明有由樂轉入悲意却妙在筆能含蓄不露末以斯樓不朽結到底還他個記憶遠吞二句是景中有人公退一段是人中有景讀者亦須辨之

音義黃岡

地名今湖廣黃州府首縣

榱桷音傳音枯

堆堞音堆音敵

城上女牆音廢也

月波樓名在府城上

閨音靜也

負同音

瀑布飛泉懸下也

丁錚聲

音錚音聲

謫居謂從西掖謫居於此○謫音窄

齊雲樓名五代韓浦所建

落星名亦樓

井幹名音幹音寒

麗譙名音麗音譙

魏帝所建樓也古

人謂一年為一稔取

重覆聲

音重音覆

至道宋太宗末年號太宗凡五改元此乃其末一元也

乙未即至道元年也

出滁上元之為翰林學士因議

廣陵揚州

西掖

戊戌

真宗咸平元年也

齊安黃州郡名

序解

黃岡之地最多生竹其竹之大者猶如屋椽竹工取而破為兩開割去其節用以代陶人之瓦比戶之屋無不盡然以其價值少而工用者也予適是邦乃於城西北隅堆堞毀榱桷荒穢之處因以竹作小樓二間與城上月波樓相通樓成遠眺山光可吞取之平視江瀨可引挹之其一種幽靜深遠之致亦形容不盡夏時急雨洒竹樓聲如瀑布冬時密雪落竹瓦聲如碎玉時而彈琴則琴調更為和暢時而作詩則詩韻倍覺清絕時而圍棋棋手之聲丁丁然時而投壺投矢之聲錚錚然夫凡有聲之物與竹相應無所不宜則此情事之佳莫非竹樓之所助也予當公退之暇披櫺覽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俗念都消江山之外第見風中之帆沙上之鳥與夫煙雲竹樹參差掩映而已待其酒力微醒茶煙頓歇送夕陽歸去迎素月出來當亦謫居者之勝概也彼夫樓之高者如齊雲如落星洵高矣樓之華者如井幹如麗譙入華甚矣特止為貯妓女藏歌舞之地聲色是娛非騷人之事也吾何取乎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可支十年若再換一次亦止得二十年是易朽之物也噫吾自乙未歲以翰林而出知滁州丙申移至廣陵丁酉又召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此齊安之命今年己亥閏月方到此郡是近來四年之間旋升旋降奔走不暇至於明年尚未知又在何處則我一去留無定之人也亦何懼竹樓之朽乎倘後之人與我有同志者嗣而修葺之庶幾斯樓常存而不朽矣蓋止十年二十年而遂朽耶此我所為重有望於後之人也夫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龍得聖人之時汪憂意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

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靈之上

范仲淹

此一段先生為光武之道

此一段先生為光武之道

此一段先生為光武之道

字極斟酌有體。披鶴
整衣二句方是竹樓中
衣冠。○手執白方是竹
樓中卷軸。○二句方
是竹樓中受用。○五句
字字對下貯妓女感歌
降。○江山之外七句又
從上遠吞二句生出無
限妙景。○亦諸居句勝
樂二字求本段諸居二
字。吾聞句。○彼聲雲
段一觀自不可少。吾聞
句。竹工字應屬首。○後
之人三句以不朽屬望
後人作結。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字希文。蘇人。天
聖進士。歷官參知政事。
宋儒以為蘇軾人物第
一。卒諡文正。嚴先生子
陵也。本姓莊。後史臣避
明帝諱。改為嚴。與光
武同學。光武即位。詔求
得之。拜諫議大夫。不受
料。釣富春山。今有釣台
在嚴州府桐廬縣。公知
嚴州時。特為建祠。而作
是記云。○先生光武之
故人。向起得者。主分明
相尚。以道四字就平素

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
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是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
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朱晦庵曰。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見文正。此記獨為深服。謝靈運山曰。少意多文。簡理詳大。有關於世。故金聖嘆曰。題目是嚴先生。却以光武對講。覓得
光武大恩。見先生高矣。此文家陪襯之法也。林西仲曰。首言其相尚。繼言其相成。末言其有功德。總以道字作線。持論不刊。千古傑作。合觀諸評。可以洞
悉此文之妙矣。○細玩通體。神味雖以光武對講。而意實側重先生。賓主原是分明。勿泥於對講之迹。而失其神味之輕重處也。至筆力之雄健。而生動結
構之精嚴。而自然貫貫。直追秦漢。○立祠堂之意。本以風世。故首接道字。說起歸到有功名教見相尚。以道處盡有功名教處也。末以風字作結。則維世之
意。並見矣。廣輿記載。公知嚴州。建子陵祠。風起
士習。則公立祠堂而作記之意。不從可識歟。

音義

先生 名光會稽 餘姚人

光武 東漢帝 劉秀

故人 光武徵時與子 陵同學故云

握赤符 漢以火德王。光武行璽。璽有微時。遊長安。問舍儒

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來。請奏上。光武遂即帝位。

乘六龍 易乾卦象辭。時乘六龍以御天。○乘平聲。

動星象 光武與子陵論道。故舊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明日太

史奏。各星犯帝座。星急。光武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歸江湖 謂隱居而釣。於富春山也。

盤古 音脫音。音脫音。音脫音。

上九 易卦名。上九。陽之極也。

初九

復 謂免其 祖徯也。 泱泱 水流貌。

先生之風 文正原本作先生之德。公作記時。李太伯在座。問曰。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

字曰先生之德。德字不如。代以風字。公欣然改之。客蓋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

及聞伯夷之風。而得風字也。有米德字亦好。但易以風字。便覺德字板。而風字靈。乃知點睛只在二

字間耳。讀者潛心。把玩。開得無數用字法門。○李太伯名觀。宋朝野江人。曾草鄧州。夫皆其高弟。附記

序解

先生幼與光武同學。乃光武之故人也。彼此平素以道相尚。及帝握赤符。來六龍。即位。而為天子。得聖人之時。德配之眾。皆為臣妾。天下莫能如

其尊。惟先生獨以節高之。則先生之高。為何如。既而先生不受爵祿。動應星象。歸隱江湖。得聖人之清。視彼軒冕。猶如泥塗。天下莫能如其高。惟

光武獨以禮下之。則光武之大。為何如。先生以下而傲上。光武以君而下。臣舉動非不經也。觀于易。而可知矣。在靈之上。九有不事王侯之句。以先生所行

準之卦義。豈不有合乎。在屯之初。九有以貴下賤之辭。以光武所為。擬之卦義。豈不相類乎。先生與光武之事。雖合于易。而亦有有心於效易也。蓋先生之心

本極高明。直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所涵廣大。直包乎天地之外。故能相尚。以道如此。雖然。光武之大。先生之高。成之也。使無先生之高。光武雖欲見其

大。而不可得也。先生之高。光武之大。成之也。使無光武之量。先生縱欲顯其高。而亦豈可得哉。且先生不但自成其高也。而實能使天下之人。聞先生爵祿

不能動其心。帝王不能奪其氣。雖貪夫亦自愧。而如康衢大亦自奮。而思立。況不貪不懦者哉。是先生大有功於名教也。為之立祠。不亦宜乎。今也仲淹來

守嚴州。是先生高隱之地也。故構建祠堂。以祀先生。而復先生之後。凡四家。以主其祠祭之事。於是作短歌。以贊之。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清風。則

守嚴州。是先生高隱之地也。故構建祠堂。以祀先生。而復先生之後。凡四家。以主其祠祭之事。於是作短歌。以贊之。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清風。則

與山同高與水同長並留千古而無終窮矣人可不聞先生之風而興起哉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言故下以及字就而字接○道字內色下即字禮字○此句雖兼兩人說然畢竟先生分數居多觀上下文可悟○及帝二句總言為天子下句時字即指此林西仲謂似用孔子聖之時過泥○天下句好頓宕惟先生句好筆力○既而二字緊接以節高之可見難以光武對講而意實一串○得聖人之清白比之伯夷為下貪夫二句伏脉○在盤二段兩引易卦以證其合道○蓋先生四句上形其高下形其大是推其所以能相尚之由○微先生二句言相尚處正所以相成○意側重高一邊歸到本題故以一正一反出之○而使二句應前得聖人之清○始構句正記祠堂○雲山四句結得餘韻悠然先生句風字從得聖人之清生來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其誰與歸

通體俱在謫守上着筆確是子京重修岳陽樓記一字不肯苟下耶賡經濟才子文意於此可兼得之矣

音義

慶歷 仁宗年號仁宗凡九改元此居第六
滕子京 名周宗以司謫音
巴陵 即岳州也
重屬 音扶
洞庭湖 在岳州巴陵縣西北
湯 音平
巫 音平

峽 蜀山二名瀟湘楚二遷客 指謫成者或騷人詩人為騷人號聲檣汀 檣音同檣音同 青 音平 樂 音洛 處 音上 先天下二

洞庭彭蠡跨山帶江
已蜀荆楚之會樓在府

城內門相傳滕子京修
樓范文正作記蘇子美

繕書鄧綰家額時人號
稱四絕○謫守二字是

一篇眼目○二字便伏
賞譽君意○政通二句

在題前點一層立言得
體○乃重修而正記修

樓○增其二句記重修
之盛○子觀夫句提筆

放開○在洞庭句點出
洞庭下好生發○街遠

山六句寫盡岳陽大觀
朝暉二句言其景之常

也下文景之變景之佳
皆從此生○前一句應

前刻唐賢句○岳陽大
觀已盡前人詩賦中不

必重述故用此句撇開
轉下此入詳我略處亦

脫却法也○遷客二句
暗指謫守○覽物二句

開下二段○若夫十句
從氣象萬千入先發出

一段陰慘之景則有去
國四句是一種實物之

情○至若十四句從無
象萬千中再發出一段

句 然言行錄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此二語乃其素志也

序解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已陵即至次年政事通達人心和順凡百廢弛無不畢舉乃重修岳陽樓增岳陽舊制處賢今人詩賦於樓上託予
作文以記之予竊觀已陵最勝之狀惟在洞庭一湖遠山不知其幾而湖若谷之其水浩浩其流湯湯寧有盡際涯
岸乎朝則日出暉夕則月入凝陰氣象變幻蓋有萬千豈非大觀乎然前人詩賦皆已寫盡予不必更贊其然則洞庭之大北直通蜀南盡楚地遠客騷
人或往或來會集于此者甚多其中觀覽之情得毋因物變而有異乎若夫雲雨連月其陰風狂若怒號濁浪激而排空日星光耀隱而不見山岳形勢潛
而若無尚欲顧此湧湧而不敢前行甚且倒其槁仰其概久泊於此至若薄暮昏黑一望雲氣籠山之中虎嘯猿啼氣象陰慘如此名知遷客騷人之登斯
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既憂既長誠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此常情之一種也至若春和景明波平潮靜無驚人之狀水色天光不分下一望盡碧萬
頃相連沙鷗飛止自由錦鱗游泳自若岸有芷汀有蘭都郁而秀養育而茂盛至于夜長烟散盡天若一空月出皓然流照千里當其水動月光上浮若
金之耀及其水盡月影下墜若君之沉湖內漁人互散相答其景物之可樂為何如吾知遷客騷人之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昔日之寵今日之辱俱已
相忘而把酒臨風喜洋洋者乎此常情之一種也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用心獨有異於常情此何故哉在常人動于物則喜觸于己則悲而仁人不
然其所愛所樂不在一己而在天下故出處惟是一致當其居廟堂而顯達以一夫不獲為己辜則憂在民及其處江湖而遭謫以匡救無由為己罪則憂
在若是進在廟堂亦憂退在江湖亦憂則仁人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未雨綢繆無天下之憂而憂安不忘
危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必知斯人方為吾所欲美若世無斯人而皆隨物以為悲喜則我將何所歸哉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

失利病萃于一官使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

而不為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

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

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開首從諫無官說到置官決極言諫官任重再決極言諫官當純心忠職三段俱在諫上諫末段方在諫院題

名上諫層層入次發出無限議論實在一百六十餘字其可謂言簡義盡至於筆挾秋霜尤令人起敬起畏

音義 夫 音扶 舍 音上 不為之為 天禧 真宗年號其宗凡 慶曆 仁宗年號仁宗凡 嘉祐 改元年號

六 上海天寶書局印

諫院題名記

諫院題名記

諫院題名記

陽和之景則有心曠而
句又是一種覽物之情
已止二段只借來為後
文作翻已下方是正而
予書求而提出古仁人
為子京箴規○或異句
異字題前更推出一層
居廟堂而對子京言
自當側重江湖然妙在
語意渾融無迹○微斯
人句大有箴規子京意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
縣涇水人年二十登進
士相哲宗改新法進人
相咸不敢犯過卒之日
百姓如喪考妣封溫國
公諡文正○古者句起
得安元○古者句四高
題一層箴議○漢興二
句叙諫官來歷○夫以
五句鄭重言之正以見
其任之重○發于二句
緊對主句公卿二句○
高志四句盡諫體要○
專利國家則知無不言
不為身謀則言無顧忌
直矣儒議論○彼汲汲
二句玩一猶字分明是
側在名上收○光悲句

序解 古者諫無專司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工商人人得以進言迄至漢興以來始專置諫官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其得失利病畢萃于一官使獨
專利國家為主不顧己之功罪而或為一身私謀方為稱職若以諫諍沽名是亦為身謀矣其與好利者何以大異乎哉朝廷德初詔置諫官員責其
盡諫諍之職處廢中錢君始為題名然不過不過不廢而已我恐其久而浸滅于嘉祐八年改刻于石後之人將于此指其名而議之曰孰為忠孰為奸孰為
曲好醜全不可掩
嗚呼可不懼哉

愛蓮記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
菊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
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音義 陶淵明 名潛晉人 性最愛菊 李唐 唐朝姓 萬鮮上
蓮在眾卉之內最為高品幽而秀而不傲艷類牡丹而不俗故於其著之中而特舉二者以為陪襯又妙在不說壞了他好處以可愛二字包羅在內五
言極有斟酌玩予謂一段以隱逸富貴兩出君子分明是輕外重內之學末者同予者何人亦望世之契合君子也至首段予獨愛蓮以下則語語備蓮
自況曰出淤泥而不染不移於俗也白漣漣而不妖不媚於世也曰中通外直行不邪也曰不蔓不枝主一而無適也曰香遠益清令聞廣
眾流播無窮也曰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卓然特異感傷可多而不可抑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蓮花歟此其所以為濂溪歟謂之君子誰曰不宜

序解 水陸草木之花并可愛者甚多晉人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競愛牡丹而以言乎予則獨愛蓮蓮之為蓮實有堪愛者何以見之蓮
出於泥中而不染其污漣以清漣之水而無妖嬌之態中心玲瓏植幹不曲亦無枝蔓之牽纏香遠而益清亭亭潔立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蓮之可愛如此此予所以獨愛之也予竊謂菊抱幽芳花中之隱逸者也牡丹濃豔花中之富貴者也若夫蓮花中
有君子之德者也噫愛菊者陶之後更無人愛蓮者誰其同予乎牡丹之愛宜乎眾矣人亦高不審所愛耶

歐陽文

朋黨論

歐陽修

自述改刻之由○後之人數語說出題之意而以可憐結結危休之極

愛蓮記

周惲顯名傳實後因光宗同名改此家世道州營道縣漢上因自號漢學乃行聞道甚早遇事即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嚴起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樣像飄灑雅有高超此說亦借花以自為寫照也○水陸句寬一筆起作晉○晉陶淵明二句是隱筆○斯陸而草本者牡丹陸而木本者○予獨白方入題言蓮水而草本者○出於泥七句細寫出一個君子果○同予白有勉人意牡丹白亦欲激之轉而同愛也○前兩段皆以菊與牡丹陪在蓮前此又將牡丹翻在蓮後亦變化精妙

朋黨論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為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虞稷契二十二人並立于朝更相稱美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海岱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

臆斷之而益信矣當其時其驕等所謂小人也四人為一朋八元八凱所謂君子也十六人為一朋佐臯惟退凶之小人而進元凱之君子是以臯時天下大治及舜受禪自為天子皋陶稷契諸臣互相輔政都俞咈咈里相稱美者四岳並九官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皆所謂朋也而舜皆用之斯時

偽字斷得好且諷小人之心○及其五句描寫小人情狀曲至此段言同利算不得朋所以謂之然○以之四句同道對同心是古文中變化不拘處○此段言同道方是真朋所以謂之有偏當句結小人段○用君子句結君子段○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儻帝獨發異有至此謂侍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通篇而大段有極有至此為一大段言人君當辨人品為進退不當以朋黨為嫌大意已盡下乃引興亡治亂之迹以為證○義之時段兼言舜禹言君子小人○及舜禹專言舜禹言君子變換有法○已上二段專言治○約有臣四句總引書言○約之時四句限約有臣二句證無朋友亡○周武王三句限周有臣二句證多朋友興○而周又點用字○此段兼言興亡○後漢獻帝後字

舜之天下無異竟之天下也亦大治焉未聞有所謂朋黨之禁也雖書有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夫同心之謂朋觀于書而知紂之億萬各一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無朋而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十為一心是朋之至大者矣武以能用其朋而興周是亦未聞有朋黨之禁也迨至後世漢獻帝時慮黨人為禍因盡取知名之士也○因禁之始目為黨人于是小人之為朋進而君子之真朋退天下事不可為矣及至張角起而漢室亂始悔悟焉盡釋黨人而救之然已何及耶唐之末年牛李之黨漸起及昭宗時朱全忠之變盡殺朝之名士於白馬驛投之黃河曰此輩自謂清流可投清流以厭之亦因黨人之禍而遂亡唐矣○歷觀古昔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謂朋者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者莫如漢獻帝能誅清流之朋莫能唐昭宗之世然卒皆亂亡其國者此其故可思也○至若更相稱美推擢而不自疑其為黨者莫如舜之二十二人即舜亦不疑其為黨而皆用之至今稱至治者必有推舜終未聞識其為朋黨所欺而反稱其為聰明之聖者無他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而用真朋也周武以三千人為一朋則朋之至大至多有莫如周矣而由此以興者何也蓋以善人雖多而不厭也此其故亦可思也嗟乎古人者今人之鑒前事者後事之師觀于古昔治亂興亡之迹而為君者鑒見而亡自不致為朋黨之說所誤矣

書錦堂記

歐陽修

此一段言書錦是人所同以○為禁○字○通○篇○之○案○也○此一段承○上○言○書○錦○之○所○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禁而公晉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閻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嫁賈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鹿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故為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才大纛不足為公榮桓桓裘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書錦之堂於後園既又刻

書錦堂記
韓魏公名琦相州人初
罷相出鎮長安或獻以
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
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
碧油紅旂去都王臺上
醉春風蓋勸公解分陝
之重而爲畫錦之榮也
公以爲然即請守相州
作畫錦堂而歐公爲之

從畫錦二字中想出一個聲字來後從榮字上一層想出一個志字來於是以志字為經以榮字為緯寫成一篇洋洋灑灑大文却妙在從人情說起推出畫錦之所以為榮榮為魏公作反襯且又不說壞若輩不過只以富貴之榮顯出公功德之榮來然使一口竟畫便索然無味而文勢亦不崢嶸故前幅既作觀筆而轉入韓公後仍多作頓宕直至公在一段方纔實叙出公之功德足以為榮字字是韓公實錄毫無溢美之詞崇議則論堪傳不朽而結構亦極精密此當是廬陵最用意之文然非韓公之功德正恐難當得此文也

韓琦州名即今河南封號彰德府安陽縣相去聲少已上聲夸誇同牙將軍之旗曰牙言其為國爪牙也盡亦旗也音導桓圭三公所執也袞裳三公所服也至和宋仁宗第八改元年號武康

節度使符節也 鎮名 節也 治平聲 臨大事決大議如觀卑定皇詞及經畧西夏之類 彝鼎宗廟祭器三代時臣有功則銘刻其上 樂音洛

序解 凡人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以為甚厚而今昔同然無殊於者也蓋人情涉歷不察見悔之事多矣其見榮乃愈甚欲

榮得之意外無怪意氣之風倍乎常人。人見爲榮固且宜也。然豈所論于數國公幹乎。公相州人也。失世有令德。其身爲時名。卿且自少已曾擢高才。顯士風光。赫奕遠邇。欽崇聞而望之。非一日矣。則凡所謂將相而富貴。且自分內所有。有之不加爲榮。豈如窮泥之人。本不貴而忽貴。本不榮而忽榮。前爲庸夫愚婦之所輕。而後乃爲閭里小民之所驚。出其意外。故震悚異常。雖足以誇耀一時之耳目。而自公視之。皆見爲故常。而不足怪者也。然則高牙大纛。人之所榮也。不足爲公。公桓桓衆衆人之所貴也。不足爲公。貴也。以其爲公所自有也。惟是德廣功崇。傳名不朽。于是金石誌之。聲詩傳之。復世猶歎其光耀。是所謂令閭閻譽施于身。其視高牙大纛。桓圭衮裳之榮。不可同日語矣。豈僅夸庸夫愚婦一時之耳目而已哉。此乃公之志。而士亦此望公。彼夸一時。一鄉者。皆公所視爲不足道者也。公爲相人。竊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是猶錦衣而歸故鄉矣。而孰知公于堂之後園。刻石載詩。所專戒者在快恩讐於名譽之鄙。志是昔日蘇季子朱買臣之所夸者。公不以爲榮。反以爲戒。則其志之所榮者。可知矣。天下唯志大者。其成就亦大。出入將相。勤勞王家。夷險不易。其節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此其德在民生。而功歸社稷。銘彝鼎而祀歌。歌頌爲分內之事。而邦家亦資之以爲榮。彼閭里所榮何足當其願乎。夫其所